



楊沫著

青春之歌



楊沫著

青春之歌



第一章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車，正馳行在广阔、碧綠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閃电似的在凭倚車窗的乘客眼前閃了过去。乘客們吸足了新鮮空气，看車外看得膩煩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車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綢子包起来的南湖、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嗎，旅客們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綫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沒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車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車厢外边。她的臉略显蒼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車上旅客們的注意，尤其男子們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議論。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沒看見，什么也不覺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她这異常的神态，異常的俊美，以及守着一堆乐器的那种異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車人的驚訝。慢慢的，她就成了人們閑談

的資料。

“这小密斯失恋啦？”一个西服革履的洋学生对他的同伴悄悄地说。

“这堆吹吹拉拉的玩艺至少也得值个十块二十块洋钱。”一个胖商人凑近了那个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瞟着乐器和女学生。“这小妞带点这个干么呀？卖唱的？……”

洋学生瞧不起商人，看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偷偷瞧瞧搞素的女学生又对同伴议论什么去了。

車到北戴河，女学生一个人提着她那堆乐器——实在的，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下了火車。留在車上的旅客們，还用着惊異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台。

小小的北戴河車站是寂寥的。火車到站后那一霎間的騷鬧，随着噴騰的火車头上的白烟消失后，又复是寂寞和空曠了。

这女学生提着她的行李，在站台外东張西望了一会，看不见有接她的人，就找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向她要去的楊庄走去。

走路时候，她还是那么沉悶。她跟在脚夫后面低头走着，不言也不語。后来轉了一个弯，走到个小崗上，当蔚藍的天空和碧綠的原野之間突然出現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时，这女学生迟滯的脚步停下来了。她望着海，那么惊奇，明亮的眼睛露出了欢喜的激动，“呵！呵！”她連着呵呵了两声，脚步像粘在地上似的不动彈了。“第一次看見——多么美呀！”她貪婪地望着微起漣波的平靜的大海，忘記了走路。

“先生，快走哇！怎么不走啦？”脚夫沒有理会女学生那一套情感的变化，徑直走到了山脚下，当他看不见雇主的踪影时，这才仰头向山上的女学生吆喊着。

女学生仍然痴痴地望着崖底下的海水，望着海上的白色孤

帆，好像什么也沒有听见。

“喂！我說那位姑娘啊，您是怎么回事呵？”脚夫急了，又向山上大声吆喝着，这才惊醒了女学生，她揉揉眼睛茫然地笑了一下，快步跑下了山崗。

他們又一起走起来了。

脚夫是个多嘴的中年人，他不由向这举止有点儿特别的女学生盘問起来：“您站在山上看什么哪？”

“看海。多好看！”女学生歪着头。“你住在这儿多好，这地方多美呵！”

“好什么？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飯。我們可沒觉出来美不美……。”脚夫笑笑又問道：“我說，你这是干么来啦？怎么一个人？避暑的？”

女学生温厚地向脚夫笑笑，半晌才說：“哪配避暑。是找我表哥来的。”

脚夫瞪大了眼睛：“您表哥是誰？警察局的嗎？”

女学生摇摇头：“不是，我表哥是教书的——楊庄的小学教員。”

“嘿！”脚夫急喊了一声，“我們邻村的先生啊，我都認識。不知是哪一位？”

“張文清。”女学生的神色稍稍活跃一些，她天真地問：“你認識他嗎？他在村里嗎？怎么沒有上車站来接我……”

脚夫的嘴巴突然像封条封住了。他不做声了。女学生凝望着他黝黑多皺的臉，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不出声，又走了好几步远，这脚夫却轉了話題：

“我說，您貴姓啊？是从京里下来的嗎？”

女学生还带着孩子气，她认真地告訴脚夫：“我姓林，叫林道

靜，是从北平来的。你不認識我表哥嗎？”

脚夫又不出声了。半天，他呵呵了两声，不知說的什么，于是女学生也不再出声。这样他們一直走到了楊庄小学校的門前。脚夫拿了脚錢走了，林道靜也微微躊躇地走上了学校門外的石台阶。

学校是在村旁一座很大的关帝庙里。林道靜把行李放在庙門口，就走进庙里去找人。她走上东殿、西殿、正殿、偏殿各个課堂里全看了一遍，一个人影也沒有。“莫非他們到海边散步去啦？”她心里猜想着，只好站在庙門外的台阶上等待起来。

这时天色将晚，村子里家家的屋頂，全冒起裊裊的炊烟。庙外就是一片树林，树林里的蟬，在知了知了地拚命喊叫，林道靜忍耐地听了一陣蟬声，焦灼地东張西望了半天，还是一个人影也沒有。看着行李，她又不_敢挪动。直到天黑了，这才有一个跛脚老头从大路上蹣跚地走来。这老头看見有人站在台阶上，远远地先喊了一声：

“找誰的呀？”

道靜好不容易盼着来了个人，欢喜得急忙跑下台阶和老头招呼：“張文清先生是在这儿教书嗎？”

“噯，找張先生的？……”老头喝得迷迷糊糊的，紅漲着臉，卷着大舌头。“他，他不在这儿啦。”

道靜吃了一惊：“他哪儿去啦？——他写信告訴我暑假不离开学校的呀。还有，我表嫂呢？她也在这儿教书……”

“不，……不知道！不知道！……”老头越发醉得厉害了，东倒西歪地跌进学校的大門，砰的一声把两扇庙門关得紧紧的。

这下子可把林道靜难坏了！表哥他們上哪儿去啦？她已經写信給他，告訴他要来找他，可是，他却不在这儿啦。現在怎么

办？以后又怎么办呢？……她楞楞地站在庙門外的冷清的阶石上，望着面前阴郁的树林，聒耳的蟬声还在无尽休地嘶叫，海水虽然望不見，然而在靜寂中，海濤拍打着岩石，却不停地发着单調的声响。林道靜用力打了几下門，可是打不开，老头一定早入梦乡了。她心里像火燒，眼里含着泪，一个人在庙門外站着、站着，站了好久。明月升起来了，月光輕紗似的透过树隙，照着这孤单少女美丽的臉龐，她突然伏在庙門前的石碑上低低地哭了。

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易回忆往事的。林道靜一边哭着，一边陷入到回忆中——她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她为什么会在这寂寥无人的夜里，独自在海边的树林徜徉？她为什么离开了父母、家乡，流浪在这陌生的地方？她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悲伤地痛哭呵？……

第二章

热河省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这家人家只有祖父和孙女两个。祖父老了，成天病在炕上，孙女秀妮就打柴、种地养活着祖父和自己。秀妮是个又漂亮、又結实、又能干的姑娘。村里的青年小伙子都想娶这个姑娘，可是秀妮长到二十一岁了，却誰也沒有嫁。原因是她从十一岁就給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到她十五岁上，她的“丈夫”死了，她才又回到祖父的家里。这婚姻伤透了她的心，而且为了侍养老祖父，她就不想很快結婚。祖父因为年老多病需要孙女的照顾，也不願意孙女离开他，于是祖孙俩就相依为命地活下来。祖父爱孙女，閨女家有

时送来几个粘餅子、腌鸡蛋，他总要留給孙女儿吃，自己只嗜一点点。孙女呢，养种的地是地主的，交了租子只剩一把柴火，为了叫老祖父喝上一碗热糊糊，她除了种地之外，一有空就扛着斧头上山去打柴；夜晚灯下給人做針綫。村里人都贊美着这个勤劳、純朴的好姑娘——这真是青年人梦里都想着的好姑娘。可是这么个好姑娘，在她二十一岁的那年冬天，厄运来了：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他惊羨她的美丽，就要討她当姨太太。虽然，他已經五十多岁了，虽然他已經討过好几房姨太太，并且还叫大太太徐凤英打跑过好几个从妓院里买来的紅妓。但是他既然看上了秀妮，看上她这健康的带点“野味”的姑娘，那他就决不会放手。为了镇压佃戶的反抗，他是从热河督軍湯玉麟那儿弄到軍警来帮他收租的，孤弱的秀妮祖孙俩，哪能抵抗这强暴的力量！于是秀妮就在这小小山村里的二地主（庄头）家里，成了大地主林伯唐的姨太太。她哭过，她寻死过，她咬过林伯唐的手指头，但是这一切抵抗全无济于事，林伯唐捻着八字鬚笑吟吟地还是把她弄到了手。

两个月后，秀妮怀了孕，林伯唐把她带回北平的公館里来。老祖父就在秀妮离开村子的那天夜里，一个人顛巍巍地拄着拐杖跳到了村旁的白河川里。

秀妮到了北平的林公館里，聪明、伶俐的姑娘变成了痴痴呆呆的傻子。成天一句話也不說，除了吃飯、做活，就两眼直勾勾地冲着墙发呆。徐凤英看在秀妮有孕的份上，开始对她还不错，因为徐凤英自己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也沒活，所以就希望秀妮替林家生个孩子。

秀妮生下孩子后，精神好了一些，她把全部的希望和爱寄托

在孩子身上。她多么爱她怀里的白白胖胖的女孩呵！这孩子浅浅的一笑，能使她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给她生活下来的勇气。常常在深夜里，老头子林伯唐到别的姨太太房里去了，秀妮悄悄爬起身，给孩子换尿布、喂奶，亲着美丽的小圆脸蛋，然后一边哽咽着一边喃喃地说：

“妮，长吧！活吧！娘要跟你一块儿活下来。……”

眼泪——许久以来干枯了的眼泪，滴滴地掉在孩子的嫩脸上。为了孩子，她乐意活下来了。

孩子一岁了，呀呀学着话，用小指头搔着妈妈的脸，揪妈妈的头发，妈妈的脸上有了幸福的笑容。……

可是有一天，徐凤英喊来了秀妮，先把孩子接抱在手里，然后脸色大变，对秀妮说：

“孩子是我家老爷的，我要留下她！你这不要脸的穷女人，现在就给我滚！”

秀妮惊呆了。接着大哭着，撞着头，拚命要夺回她的孩子。但是她夺不回来了！林伯唐玩够了她，早躲到一边去了。“妈，妈妈！要……”孩子在徐凤英手里张着小手，哭着要妈。秀妮却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听差推搡着架上了停在大门外的汽车。

秀妮的孩子，林伯唐替她起名叫林道静。开始林伯唐夫妇还很欢喜她，后来当她三岁时，徐凤英自己也养了个儿子之后，小道静的厄运就来了：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没有事，徐凤英不叫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捡煤渣的小孩一起玩。

一年冬天，有一天徐凤英不知为什么高兴了，把道静叫到屋里，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她一边呐呐地回答，一边不住地浑身乱动，她惊奇地揪过她来，问她怎么了。

“痒痒……”孩子只七岁，吓得吸溜着鼻涕要哭的样子。

想不到徐凤英大发慈悲，她替小道静脱下破棉袄一看：只见套在棉袄里面的小褂子上的虱子，密密麻麻地已经滚成了蛋蛋，要拿也拿不清。于是她又恼火又慷慨地一下子把这小褂子填入了正在熊熊燃烧着的洋火炉里，一阵劈劈拍拍的响声，无数的虱子就和褂子一齐消灭了。徐凤英越发高兴了，她扳过小道静冻得紫红的面孔细细端详了一番，然后转过脸对靠在沙发上读着报纸的林伯唐说：

“我这两天看出来，这丫头长的怪不错呢。叫她念书吧，等她长大了，我们总不致于赔本的。”

林伯唐捻着八字髭，冲妻子笑着点点头：

“好！太太从来都是眼力过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已经不大时兴了，叫她念念书也好。”

这么着，小道静被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她喜欢读书，人也聪明，可就是有点儿乖僻，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弟弟仗着母亲的娇惯，常欺侮她、打她，她可从来不哭。有时，她不理他，任他打；有时火气上来了，她就狠狠地揍弟弟几下子。当然这样她会招来更凶的一顿狠打。母亲打她不用板子，不用棍子，却喜欢用手撵、用牙齿咬。一个夜晚，道静已经在“下房”睡着了，弟弟打破了一个母亲心爱的花瓶，他却推在道静身上。于是道静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她立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咬紧牙关，顽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袭来。

“狗娘养的！越来越胆大啦。赔，赔我的花瓶！”

她的小腿被撵肿了，胳膊被咬得透出一个个红血印。但是小道静不哭，不求饶，没有一滴眼泪从她倔强的眼睛里流出来。在这个家庭里，她就这样像小狗似的活下来了。家里所有的人

里面，只有一个年老的佣人王媽关心她、心疼她，常常偷着照顾她。但是还不能叫徐凤英知道。道靜当然也爱王媽，她肚子饿了，身上冷了，总去找王媽；她的眼泪也只当着王媽一个人流。

道靜高小毕业考上了北平西郊的西山女子中学之后，母亲对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好轉。因为这时她已經长成了一个顧长、俊美的少女。她的臉龐是橢圓的、白皙的、晶瑩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濃秀地渗入了鬢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忧郁的然而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讲话，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可是徐凤英并不注意这些，她注意的是这女孩子的相貌的变化，和如何使她具有一定的学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錢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学校开学了，第一天离家去上学，父母亲高兴得亲自送道靜到大門口去上車。林伯唐穿着紡綢长衫，摸着鬍子站在大門口外的玉石台阶上，沉思有頃，然后对坐在洋車上就要起程的道靜笑吟吟地贊叹說：

“小姐，恭喜你！上了中学，等于中了秀才呢！哈、哈、哈……”

林伯唐不仅是教育家、慈善家，而且是頗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他中举之后，还没等进京应考，正赶上康梁变法維新，北京办了个京师大学堂^①，这位举人老爷就追赶着潮流，带了夫人，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到了民国，这位善于追赶潮流的“大学士”，又赶上了办教育吃香的时候，于是他很快成为教育家，借了“办教育”为名，向清朝王爷手里用低价买了大批“跑馬占圈”的土地^②。于是戊戌举人、京师大学堂大学士、憫安慈幼院

① 北京大学的前身。

② 清朝王爷騎馬，馬一气跑过的地方，由皇帝賞賜給他，即为“跑馬占圈”的土地。

院长、务本大学校长等头衔的名片，在喧赫的“上流”社会里飞舞起来了。人们钦佩着才德兼备的林伯唐教授，却没有人说他曾怎样残酷地玩弄了可怜的小静。

林伯唐熟读过四书五经，也研究过康德和孟德斯鸠，不过最使他醉心的还是科班出身的翰林学士。所以他对女儿啧啧赞叹她上了中学就等于中了秀才。

没等道静开口，母亲接着说话了。她是胖身子，八月里还挥着小绢扇，她眯缝着眼睛，也站在台阶上欣赏着女儿：

“乖乖，好好念书呀！妈会想法子弄钱供给你上中学、上大学，要是留洋回来，那就比中了女状元还享不清的荣华富贵哩！”她说的好端端的，忽然扭头冲着老头子，鼻子哧了一声撒娇似的：“你老东西嘻嘻笑什么？女儿是我生的！我养的！她挣钱发了财，横竖没有你老东西的份！”

徐凤英溅着唾沫星子好像生了气，林伯唐反倒得意地哈哈笑了。他悠然自得地冲着妻子连连点头：“太太，归你！归你！什么全归你。连女婿挣的钱也全归你不好吗？”

十二岁的林道静厌恶地瞅瞅她的所谓父母亲，眼眶里浮着泪珠，一言没发，坐着洋车走了。

一离家，一上了中学，她就像跳出笼子的鸟儿，尽量呼吸着甜美的自由的空气。她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文艺作品。书籍培养了她丰富的想像力和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她是个喜欢海阔天空地幻想的姑娘，越读的多，也越想得多。可是表面上她却依然对一切都淡漠，依旧沉默寡言。同学中，她只和一个名叫陈蔚如的女孩子要好，因为那女孩子对她温存、和善，她同情林道静的不幸遭遇，给她热情和鼓舞，因此她们成了好朋友。

一九三一年，林道靜讀到离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多月了。

一天下午，她从北平的家里回到学校后，神色惨淡地坐在課堂的位子上，半天功夫一动也不动。好些同学都奇怪地看着她，有人走过来問她：

“林道靜！你母亲叫你回北平什么事呀？怎么一回来变成这样啦？”

陈蔚如拉着她的袖子，摸着她的头发，温柔地悄声說：

“林，告訴我，什么事呀？”

道靜像段木头，不声不响地仍然呆坐着。

同学中有些人哄地一声笑起来，道靜才像从梦里惊醒似的，揉揉眼睛苦笑道：

“你們笑什么？少拿别人开心！”說完站起脚就走了。

过一会儿，陈蔚如跟着她走到了学校西边的西河沟。

两个女孩子紧挨着走。走着，走着，林道靜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楞楞地盯着小陈說：

“小陈，我不能上学了！……”說这話时，她的臉色異常蒼白。

“为什么？小林，你媽叫你回去倒是怎么回事？”多情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痛苦吓住了，她显得比道靜更加惊悸不安。

道靜又不出声了。她們俩走到西河沟的树丛里，靠在河边的垂柳下。道靜凝視着閃着金光的河水，半晌，才自言自語似的說：

“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鬧得身敗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古脑儿瞞着母亲全卖光，带着姨太太偷跑掉了。現在我成了我媽唯一的財產。……”

“什么？怎么你是財產？你也不是錢呀！”

“我媽想叫我当搖錢树。她叫我回去，就为了叫我嫁个闊

老，她好依旧享福。我不答应，和她决裂了。”

“这怎么办呢？”陈蔚如捏紧道静的手几乎哭了出来。可是这时道静反而沉静地抚着小陈的手说：

“小陈，别着急！反正我不屈服。最后不行，还有个死！”

接着徐凤英果然断绝了女儿的供给，她企图用这个办法威胁道静屈服。

可是道静不屈服。她本来立刻就要离开学校去谋生的，可是暑假还不到，到哪儿去呢？有些热情的同学同情她，几个人每月替她凑饭费，她就这样勉强读完了最后两个月的书。

不久，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她不得不怀着渺茫的希望和沉重的心情准备回家去。她知道如果母亲不能回心转意，她就不能再读书。而她是热望能够升大学读书的。可是凶狠的母亲会回心吗？

她惶惑了。

她除了喜欢文学也很喜欢音乐。此刻放了假，她雇了洋车从学校向城里拉去时，车上还带了一堆乐器——笙、笛、箫、月琴、二胡，她那最宝贵的蝴蝶牌口琴就放在口袋里。无论走到哪儿，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一堆东西。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两个外号：好听的叫做“洞箫仙子”；不好听的叫“乐器铺”。下课之后，她常常一个人吹着、弹着，这时候看见她的人，都有些惊讶她那双忧郁的眼睛忽然流露出喜悦的光芒，也只有这时候，她那过于沉重的神情才显出了孩子般的稚气。当然，这是半年以前的情况。自从她的生活突然发生了这意外的变故，她就不大抚弄这些东西了，因此有些同学笑着问她：

“洞箫仙子，怎么不开乐器铺啦？”

她淡淡地笑一笑，默然地走开了。

洋車在顛簸不平的土道上慢慢走着，她的心也一刻刻更加沉重不安。母亲上次对她那种凶狠的好像鞭打佃户时的恶煞神气，时时在她眼前浮动：“狗娘养的！娘老子养着你为了什么？”“不孝的梟鳥給臉不要臉！不听话，給我滾蛋！”想到这里，她身上微微发抖，仿佛怕人搶去似的，她用力抱住了怀里的竹笙。

可是当她下了車，走进母亲的房門，情形却出于她的意外。母亲正和客人打着牌，見她回来了，亲热地拉着她的手，笑吟吟地說：

“姑娘，好女儿，你回来啦？路上热吧？今天客人不少，他們都在称赞你讀書讀得好呢！”

道靜想：“媽媽也許不逼我嫁人了，也許还能供給我念书？”她一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要是还能讀書，該是多么幸福呀。于是，她向客人們微微鞠了一躬——过去她是非常討厭家里的賭客、烟客的，今天却仿佛看他們順眼一些，竟站在牌桌旁，對他們羞澀地笑了笑。

“这位是胡局长，”母亲指着一个坐在上首的黄瘦的西服男子給道靜介紹。“这就是小女道靜。”她眯起肿眼向那黄瘦的男子恭順地又象夸耀地一笑时，道靜心里突然感到了不自在。于是她赶快扭轉身子走到里屋去，再也听不下母亲后来又說了些什麼話。

道靜在家里住下来了，并且参加了师范大学的入学考試。她考試的成績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一想到叫她結婚的那件事，再加上家里通宵不停的麻将牌声，輕賤的男女調情声，靡靡的歌曲声和輸了錢的男人怒罵声……仍然使她一天比一天煩悶、痛苦。

“沒了男人，破了产，媽媽墮落成什么样的人了啊！”她看見四十七八岁的徐凤英，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向男人献媚的丑态，心里又难受又讨厌。

半个多月过去了。

这一天母亲好像分外高兴，带道静到店里买了一件白洋纱长衫、一双白帆布鞋。母亲一定叫她买漂亮的好衣料，可是这女孩子很执拗——在夏天她永远只穿短短的白旗袍，白袜白鞋，打扮得像个护士。母亲没办法，只好依了她。晚上，母亲又替道静烧了她最爱吃的菜，吃罢饭，連着弟弟小風，母子三人一块坐在床边說起閑話。正东拉西扯說得高兴，母亲忽然說：“静，你爸爸这老东西跑得沒有影子了，地也光了；剩下咱母子們——你兄弟又小，你又还没学好本事，咱娘儿几个以后可怎么过活呢？”母亲說着流下眼泪，道静也低下了头。这时，母亲反而撫慰她：“好姑娘，不要难过，只要听媽的話，管保咱們有吃有穿，你也还能去上学。”

道静沒有出声，母亲想了一下咬着指甲笑道：“呵，好姑娘，說实話，你究竟願意嫁个什么样子的丈夫呢？”

半晌沒有回答。

“說呀，在問你呀！”

“媽，我从来沒想过这些事——您不是允許我还去念书嗎？我求您再別跟我提这些事了。”

母亲忍住火气，皺着眉头：

“你說的沒道理。娘老子十六岁就跟你爹結了婚。再說，結了婚也并不妨碍你去念书呀。”母亲說着从床上站起来，把两只肉眼泡眯成一条縫，拉着女儿的手笑道：“亲女儿，告訴你一个好消息，常来咱家的那位胡局长，看上了你，喜欢你的才貌。局长